

# 小村之美

刘卿

我近几年总是爱做一个梦——梦回老家，不是梦到自己在老家清澈见底的小河里玩水，就是梦到一大家子在那三间简陋却温暖的老屋谈笑，有一次竟然还梦到在田地里挥汗如雨地割麦，割着割着累醒了，才发现原来大冬天的供热太暖，我睡出了一身热汗……

我和老妈说起，老妈呵呵笑了，说她也时不时做梦就回了老家。她说：“甭看我进城跟你们住了快十年了，俺也是一做梦就在老家，回老屋，还有俺那一帮嘎伙了大半辈子的老伙计们。”

为此，我和老妈常常一起凭记忆勾画我们村的那条小河。怎样从东山沟的小泉眼里冒出来，一路汇集着好几股小溪，拐了好几道才流进村里，又在村里拐了几拐才汇合了另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，一路北下。小河不大，却一年四季流水潺潺。我绘声绘色地说，老妈着急地不断插话补充，甚至说她记得老屋门前的小河边有三块又大又光滑的洗衣服的石头，我说我记得河面上那一溜过河石，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地踩着过河，跑到河对面的栗树沟捉迷藏……

只要一说起老家啊，说起了过往，我和老妈就你一句我一句的，那满心的热爱就像夏天的小河泛起的河水，碧波荡漾。

每每这时，女儿便要笑话我们娘俩，“你们那个小村被您俩夸成了花，可我看它就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山村，偏僻，落后……”“那是以前好不好？现在俺村可是大变样了，漫山红富士，遍地瓜果香，水泥路，太阳能路灯……”我据理力争，“再说不管它怎样，俺就是爱它。”“老喽，人只有老了才总是怀旧。”女儿可不管我的“恼怒”，依旧“打击”我的热情。

其实，我在二十岁以前，好像没有多么热爱我的小村。特别初中毕业后，刚刚走出了小村在外求学时，总有人问我是哪里的人，我说我是莱阳北乡一个叫门家沟的小村的。听的人往往一听，先轻轻叹一声，才用颇有几分同情的语调说，“你们北乡山旮旯的，穷啊，连村名也总是叫什么什么沟的。”听别人叹惋的次数多了，我对自己的小村便生了一些嫌弃。直到那年夏天，当我终于学会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认真领略小村的风光，才从此滋生了对它的无限热爱。

那年初夏，刚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我，就因为工厂经营的一些问题，被迫放假了，而且具体复工时间不详。我有些落寞地回到了小村。

爸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，妈妈却一个劲地安慰我，“又不是放你一个人，兴许过几天就叫你回去上班了呢？”我躺在热炕头上，感觉堵得慌，思忖着出了门，街坊邻居若是问起我回家的原由，我该说什么圆过去呢？

爸爸妈妈一如既往地天天忙地里的活，他们也不催我下地，妈妈小声说：“在外上班也不轻快，来家了就好好好歇一歇。”爸爸却直爽地说：“哪天歇够了，就随我们上山。”可歇了几天，却感觉身体更乏了，脑袋昏沉沉的，四肢僵僵的，心情愈发地烦。爸爸说：“怎

么，闷了？你还行，要是俺啊，待家里一天不上山，就憋坏了。要不，明天一大早随我上果园，站在高处，看看咱们的小村，也挺美。”

“美啥美？”我嘴上嘟囔着，心里嘀咕着，哼，都住了二十年了，哪里看出美了？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收到远方好友珺的信，才是我唯一的最最快乐的事。珺对我说：“你若疑惑，那就在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，跑到阡陌的田间去簇拥自己的睿智，会升迁自己幸福的心。”

于是，一日清晨，我强迫自己早早爬起来，才发现爸爸已经挑好了粪担子，正迈出了家门。我紧赶几步上前，顺手接过了爸爸手里的铁锨，往肩上一扛，甩开胳膊就走，我听见爸爸在身后嘿嘿地笑着。

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，我深深地连连吸了几口，胸中郁积了多日的闷气，似乎豁然释放了出来。浓密的果园里间或传出早起的村人锄地劳作的声音，以及和邻地的人爽朗的交谈声。

我家的果园在高高的南坡上，树盘整得方方正正的，地里没一棵杂草，苹果疏密有致地挂在树上。爸爸指挥我挖好树窝，他再倒上农家肥。可才挖了几下，就感觉后背汗津津的，手臂又有些酸酸的，霍然惊觉多年来，自己一直忙于求学，离土地是越来越远了。返回时，太阳正一点点升起，霞光柔柔地挥洒着，晕染着天边的云。薄薄的雾若有若无地笼罩着小村，又有炊烟袅袅，缠绕着红瓦绿树，偶尔间鸡鸣狗叫隐隐传来。小村在静谧中淡淡然如仙境一般，让置身其中的我无法不怡然自得，身心愉悦。

“咋样，以前没有好好看过小村吧？好好看看，也美得慌。”一向寡言少语的爸爸由衷地赞叹。

然后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再也不用爸爸妈妈叫我了，我总是早早就起，沿门前山路，或小步跑，或慢慢走，或扛一杆锄。有时瞅瞅四下无人时，会忍不住五音不全地哼一段小曲，或浅浅地背诵几首优美的诗。也会有几只燕子、三五只麻雀轻盈地在头顶和上几声，又嗖地飞远。而回转时，也会采上一束野花，红黄粉白地拥挤在一起，香气清幽四溢，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闻也一路陶醉。

一个多月后，我复工了。从此，我再没能停下忙碌的脚步。虽然也经常回到小村，但总是匆匆地回，匆匆地归，而在家的短暂时光，不是贪恋着妈妈的美食，就是赖在爸爸的滚热炕头上，再不就是被越来越话多的爸爸妈妈缠着拉呱……

我再也没能像那年夏天那样悠闲地好好欣赏过小村，但是小村、小村里的家总给予了我满满的包容和温暖。

感谢那年夏天的小小困顿，让我能够在懂得欣赏的年纪恰恰拥有了一段悠闲的时光，慢慢领略小村的美。从此，小村的美，小村里善良朴实的乡人，就深深根植在了我的心中。

不能常常回故乡又何妨，在梦里也能时时忆起，而每忆一次就更爱一层。又有谁能不爱生自己养自己的故乡呢？



## 凤栖里，我的第二故乡

于泽涛

从老家芝罘下乡到莱阳务农，已经过去58个年头。这天上午，我与老伴应邀返回当年下乡的赵家疃村，参加老邻居为我们举办的纪念聚会。

赵家疃，古名凤栖里，位于莱阳城北、旌旗山前的河洛镇。当年下乡时，我被分配到赵家疃9队。我在这里务农、教学，娶妻生子，与村民相处和睦，亲如一家人，早已把这里视为我的第二故乡。后因工作调动，1991年搬进城里。

小村系宋金年间，由甘肃天水郡东迁的赵姓建村，村风淳朴，人杰地灵。金代名闻朝野的“一门双进士”赵植、赵格兄弟（见新版民国本《莱阳县志》第七册）就是本村赵氏家族的祖辈。

小村半山半泊，村北一条清澈的小河，俗名绕道河，自东北至村后绕路而西折，贴西山根淙淙南流汇入五龙河支流蚰河；绕道河南岸200多米处，一座状似凤凰的小山，从东到西横亘村中央，系东方群山蔓延过来的丘陵余脉。北宋时期，一个美丽传说让此地得名“凤栖里”，小山则得名“松树顶”。

如今，古老的赵家疃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旧村老寨一样，嬗变成一个美丽的民居景点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“凤栖里”。

我与老伴流连地观赏着路旁的故地旧景，缓步踱到松树顶西北坡，满怀深情地看着32年前的故居。只见老旧的街门由铁将军把守，院内正中3间红瓦老屋房门紧锁。这老屋，我们全家住了26年，瞬间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往事如电影镜头般出现在眼前……

1965年，22岁的我和全家在铿锵的锣鼓声中来到赵家疃，迎接我们的是9队队长赵河。他50多岁，清瘦的黑脸膛上，一对深沉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泽。驻村干部介绍，赵河是资格最老的生产队长之一，威信很高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刚下乡时，曾受到非议，处境尴尬。在那敏感时刻，和我无亲无故的老队长，却主持公道，农技上指导我，生活上关心我，心灵上抚慰我，让我挑重担、受锤炼，健康成长，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位老师。

1966年那个夏初，我刻骨铭心。那是我下乡第二年，队里要用小推车往城里绢纺厂宿舍送铺地用的“地瓜石”。每车近半吨，5公里坎坷的小路既有危险的下坡，又有冲劲的上坡。年轻气盛的我偏不在乎，在我的要求下，老队长批准我加入推石小组。当我不慎摔断车把，受到他人攻击的时刻，老队长义正词严地驳斥

“破坏集体财产”等非议，又在当晚用自家的槐木做成一个新车把，翌日让我继续干。三个月的任务圆满完成了，我摔打成推车能手，也为以后的进步打下了基础。

1968年春，9队改选会计。时谚“队长是管外的汉子，会计是主内的老婆”，欲求这职位的大有人在。然而，老队长知道我正直，又会打算盘，说服了社员，选我担任会计。一年四季，我白天上山劳动，晚上到办公室算账。不管是汗流浹背的酷暑晚，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夜，老队长常常陪伴在办公桌旁，一边吸着旱烟袋，一边耐心解答我的疑问；有他的扶助，我工作更加认真，从没出过差错，得到社员的好评。

1971年正月，赵家疃小学缺少一名民办教师。当时的民办教师是“香饽饽”，每年能拿3500个工分，顶一个棒劳力干一年，本村有条件的小青年跃跃欲试。我下乡后在村文艺队当过导演、写过春联、编写过拥军慰问信及黑板报等，有当教师的条件，很想竞争一下，可一想到自己是“下放的外来子”，就不由泄气。不料，在我毫不知情的关键时刻，老队长向村领导推荐了我，使我走上讲坛。事后，不但拒收我的礼品，还用“要干出道道来”激励我。从此，我以老队长的话为动力，团结师生，奋力拼搏，夺取全县小学数学团体冠军，变一所落后小学为先进学校，我也两次被评为烟台（地区）优秀教师，后来又调到莱阳县教育局工作……

正当我与老伴追忆往昔的时候，老队长的大儿子赵振增笑眯眯地迎面走来。到他家后，与当年推小车、教学的几位老伙计又见了面，一起兴致勃勃抚今思昔。午饭时，大家频频举杯为我下乡58周年表示祝贺，我和老伴也对赵家疃乡亲们的多年关照表达了谢意，对老队长的培养更是感念不已。忆及1971年初夏，老队长在弥留之际，还特意让老伴把我叫到他床前，拉着我的手喘息着说：“你是烟台来的，极好的后生”“我走后，咱两家要好好嘎伙”等心里话时，我掉泪了。

如今，老队长已经离世53年了。可是，他那正直慈祥的面容在我心里依然那么清晰。前几年，我曾在《烟台晚报》发表了《小车推石走莱阳》《当民办教师领到两元钱》等文章，表达了对老队长的怀念。搬到城里的30多年，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互相来往；每逢春节，我儿子也总要在大年初一回村拜年……旌旗山前的“凤栖里”——赵家疃，是我的第二故乡！